

中国当代童话名家自选集

周

锐◎卷

樊发稼

主编

赤脚门 下



新蕾出版社

中国当代童话名家自选集·周锐卷

赤脚门下

周 锐 著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赤脚门下:周锐卷/周锐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11.2
(中国当代童话名家自选集)
ISBN 978-7-5307-5013-1

I.①赤…
II.①周…
III.①童话-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8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7549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纪秀荣

电 话:总编办(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022)2333242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144 千字

印 张:8

版 次: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0.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总 序

去年夏天，新蕾出版社纪秀荣社长偕资深编辑、《童话王国》杂志主编焦娅楠女士从天津专程来京，和我共同探讨、论证出版一套“中国当代童话名家自选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当然十分赞赏新蕾社领导的不凡眼光和魄力，表示诚挚支持这项出版工程。经过出版方一年多的辛勤努力，现十位童话名作家的“自选”书稿已基本编定、付梓。作为一名儿童文学老人、童话爱好者和研究者，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十分兴奋，愿借机随谈几点想法——

众所周知，在儿童文学大花园里，童话是一朵特别明丽耀目的奇葩。一位我尊敬的已故老童话家曾对我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讲，童话称得上是最富儿童文学特征的文学样式。此论我深以为然。以丰富美妙的想象和奇特绮丽的幻想编织而成的童话故事，不仅是少年儿童特别喜爱的精神食粮，也一向为保有一颗童心的成人读者所青睐。确实，真正优秀的童话作品往往是老少咸宜的。一篇精

彩的童话佳作,人们幼时读了就会铭记在心、受用一生。许多童话精品,无论其动人的故事情节、优美的语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还是其超拔新奇的想象和幻想、作品美妙的意境和浓郁深邃的理趣诗意,都具有一种将大小读者的心紧紧吸引住的奇异魅力。因此,文学史家和批评家常常把童话的发展状况及其达到的总体水准,作为衡量和评判一个国家和地区儿童文学成就的重要依据。

不久前我在南方一个全国性儿童诗论坛上这样论说儿童诗：“童诗是童眼看万物。/童诗是童心映世界。/童眼、童心,有如清晨草叶上的露珠,晶莹、澄澈、透明、无瑕,不含、更不容一丝杂质。/童诗是天籁之音,与世俗功利无缘。/童诗的旗帜上,大书真、善、美三个大字,辐射出奇异的美的七色光……”(载拙论集《鼓吹与评说》中《童诗之树常青》一文,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9月版)我想这里说的“童诗”若置换成“童话”,大体也是适合甚至是贴切的。不错,童话这个特殊文学品种,饶具诗的特质。童话这种童心属性和它的诗的特质,决定了真正意义上的童话,是最具普世意义的一个文学品种。因此,我国童话作家应该十分明确自己的创作不仅献给本国、本地区少年儿童,也应当并能够服务于五大洲各民族不同肤色的所有未成年读者。我们过去在狭隘理解“幻想与现实结合”童话创作原则的基础上,产生过一批和特殊时政贴得很近很紧、甚至图解政治的童话,我本人也曾肯定和赞扬过这类作品,现已深悟到这是一种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今天我想强调的是,童话就是童话,它不能承受思想乃至意识形态之重,它一般不承担政治

宣传任务。即使批评儿童缺点的讽刺性童话，字里行间也应充满关爱之情，这种“情”，是诉诸感性的，温婉的，柔软的。

——哎，我这篇“总序”未免太过松散，现在该简说一下呈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套“童话名家自选集”丛书了。收入本丛书的十位童话名家以年齿为序是：任溶溶，葛翠琳，孙幼军，金波，张秋生，葛冰，周锐，冰波，汤素兰，王一梅。

这十位曾多次荣膺全国大奖的童话名家，大体涵盖并代表了当下我国老中青三代童话作家的实力雄厚的创作阵容。其中任溶溶、葛翠琳、孙幼军三位，其成名作和代表作都问世于建国后“十七年”，而任溶溶同时还是一位成就卓越的翻译家和诗人。他们各具鲜明个性、不同风格的童话作品，显示了作家们各自独特的艺术追求。张秋生、金波原先均为享有盛誉的著名诗人，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始，他们的创作先后向童话倾斜，写出了大量富有诗意的优质童话，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业已臻为知名“品牌”；金波的童话近年频频出现于大奖金榜。其余五位作家中，以葛冰最为年长，但却比他十二岁和八岁的冰波、周锐出道都略晚，他三十六岁开始发表作品，属“大器晚成”。葛冰在童话和小说创作上都取得了不凡成就，其童话以《小糊涂神儿》、《蓝皮鼠和大脸猫》最为著名，曾被改编为成长系列动画片。周锐和冰波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周锐也偶写小说，冰波则专攻童话，两人艺术风格迥异，前者自始至终重奇特构思、作品基调偏于诙谐幽默，后者早期以写优美的抒情童话著称于世，大约从四十岁前后开始尝试各种题材和风格、

为各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创作童话，都取得了骄人成绩。汤素兰和王一梅均为当下最活跃的实力派童话女作家，汤素兰属于“60后”，二十一岁开始发表作品，有评论家称她的童话“文字透着一种精致而又清丽的典雅，它们像一些圆润美丽的珠子，穿起了作家笔下那个丰饶的童年想象世界。她就用她的这些文字，编成了一双送给童年的飞翔的翅膀。”王一梅为“70后”作家，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创作，十年前发表的优秀短篇童话《书本里的蚂蚁》一炮打响、荣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使她名扬四海；之后陆续创作、出版了《鼯鼠的月亮河》、《第十二只枯叶蝶》、《木偶的森林》等荣获各项大奖的童话佳作，显示出旺盛的创作势头。

当然，国内童话名家远不止上述十位，只是由于名额所限，暂时未能纳入这套“自选集”丛书。按规定体例，入选这套丛书的都是健在作家。在本丛书选编过程中，我们特别缅怀已经先后离开我们的前辈童话作家，如叶圣陶、张天翼、陈伯吹、贺宜、严文井、金近、叶君健、郭风、包蕾、吴梦起、洪汛涛、梅志等。他们为开创、发展我国现当代童话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他们的许多童话珍品，丰富了我国童话和整个儿童文学宝库。我们永远尊敬这些先人前辈，正是他们弥足珍贵的创造性劳动，夯实和奠定了中国新童话前进的基础。

现在读者朋友们看到的这套“童话名家自选集”丛书，为童话和儿童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宝贵的童话作品文本，而每本书里选入的优秀作品，也是广大青少年读者可以直接阅读欣赏的童话

佳作。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中指出：“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叶圣陶把儿童的拟人式的想象看作无上的美，看作未开拓的而又是最奇妙的世界，他写童话，就是为了开拓这个最奇妙的世界。他早在八十多年前在《文艺谈》一文中这样谈到他创作童话的艺术渊源：“儿童初入世界，一切于他们都是新鲜和奇异，他们必定有种种想象，和成人绝对不同的想象……星儿凝眸，可以为母亲的颈饰；月儿微笑，可以为玩耍的圆球；清风歌唱，娱人心魂；好花轻舞，招人做伴……这等都是想象，儿童所乐闻的。本来世界之大，人之渺小，赖有想象得以勇往而无惧怯。儿童于幼小时候就陶醉于想象的世界，一事一物都认为有内在的生命，和自己有紧密的关联的。”由于叶老能够观察儿童内在的生命，能够永葆赤子之心，所以他的童话作品达到了“极合自然，含有活力”的境界。

希望以出版这套“自选集”丛书为契机，重温先贤们的经验和教诲，进一步唤醒国人为亿万孩子精心制作“童话国货”的自觉意识，呼唤童话的更多精品杰作，涌现出中国的格林和安徒生，使我国能够在不久的将来，骄傲地由童话大国跃升为真正的童话强国！这也应当是选编、出版这套自选集丛书的主要宗旨。

——让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吧！

2010年11月15日夜，于北京南方庄寓所

目 录

- 井中的眼睛 1
赤脚门下 8
电子琴密码 18
电话大串线 28
废城蜡烛 35
扣子老三 42
出窍 50
梦游的朋友 56
红脸和白脸 61
麻雀和空调 63
两个王子和一千头大象 67
千里追蚊记 73
森林手记 80
明星和他的四个替身 95
酿酒人 103
小猪和十二只蚊子 112
兔子的名片 114
宋街 117
生日点播 124
替身日记 129
元首有五个翻译 136
香烟大事记 143
我与一只蚊子的盟约 151
信巴士 160
拯救伶仃草 176
蜃帆 184

J Q K A 号轮船 197
未来考古记 200
B 我消灭 A 我 204
哇! 哇! 哇! 哇! 216
我被枪毙三个月 225
月亮上找到你的笑 232
最后一个冬天 237



井中的眼睛

旅游团来到愧园。

这座精致典雅的古代园林是小镇的骄傲。一进园门，一大片洁润可爱的荷花便使人赞不绝口。带团的是一位年轻的业余导游，他开始向游客们介绍愧园的来历：“古时候有个大官，什么朝代、做的什么官、他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清了，反正几十年官做下来，没犯什么错误，挺不容易的呢。在他年老退休以后——”

一位游客忍不住纠正他：“应该是辞职吧。”

业余导游满不在乎地说：“我不是给古代人当导游，这样说你们容易听懂些，不是吗？——在那个古大官退休后，他准备安度晚年，就把自己的住宅装修得更舒服些，取名叫‘无愧园’。他在园里的池塘种上许多荷花，表示自己的一生像荷花的花瓣一样洁净极了。可这种开心的日子老头儿只过了三年。临去世前，他嘱咐儿子，



把‘无愧园’的‘无’字去掉。”

“哦。”众人恍然道。

“我又可以写一首诗了。”团里的一个男青年对两个女青年说。

女青年甲问女青年乙：“这一路上，他是第几次说这样的话？”

女青年乙认真地回忆了一下，说：“第 68 次。”

这么说，男青年至少可以写出 68 首诗。他已经在报纸上发表过作品，是个真正值得钦佩的诗人呢。

“可是，那个退休的大官到底为什么要去掉‘无’字？”

向业余导游刨根问底的是个小男孩。他是业余导游的侄子，暑假里跟叔叔一起出来游山玩水。

当叔叔的被问得很不高兴，“我说小绿，这是旅游团，不是智力竞赛，哪来这么多‘为什么’？”他弯下身子警告，“你是要叔叔好看吗？”

小绿不满意地咕哝了一句，不再作声了。

业余导游接着向大家宣布：自由活动。一小时后在园门口集合，坐班船前往另一个景点。

“听清楚没有？”

“清楚了。”

“误点的自己负责！”

于是大家分散开来，各自寻幽览胜，照相留念。

一个小时以后，旅游团的团员们很自觉地到了集合地点。

“看看少了谁没有？”



“少了，那个导游没来！”

这可是少不得的关键人物。大家等了一阵，仍不见踪影，只好分头去找。

园内庭院深深，曲径周折，找人很不容易。终于在一座井边找到了那导游，他正向井里探头探脑。

“导游，这儿很有趣吗？大家都在等你呢。”

“可是，我的侄子……”

“孩子掉井里了吗？”

“但愿没有……可是四处我都找过了……”

其实小绿就在附近。

刚才，他是被一种奇妙的声音导引着，独自拐入后院，来到一座小楼跟前。

他看见一块木牌挂在门口，上写“愧园书画社”。再朝门里看，四壁挂满了字画。那奇妙的声音从一张古琴上发出，弹奏它的是一位相貌清奇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弹得十分入神，丝毫没有顾及走近他身边的男孩。

男孩也就静静地听着，直到曲终。

中年人缓缓收回双手，这才把脸转向他的听众，问他有什么感觉。

“嗯，好像……”小绿认真地回味着，“好像挺闷，挺重，要出什么事似的。”

中年人点点头，说：“你倒有些灵气。我心情沉重，是因为今天



是个很特别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我经历过九次，这是第十次了。多少年前的今天，愧园主人决定把‘无愧园’改成‘愧园’……”

中年人将小绿领到他的画桌前，那上面有一幅刚完成的古装人物画。背景即是园中景物，一老者正向井中凝望。

小绿问：“这就是他吗？”

“是的。”

“可是，”小绿惊奇地注意到，“您怎么没给他画上眼睛？”

中年人显得颇为不安，嗫嚅道：“眼睛嘛，今天不能画眼睛。”

“为什么？”

“今天……今天我怕眼睛。”

小绿的心怦怦跳，等待着一个神秘莫测的故事。

沉吟有晌，中年人开始缓缓叙述——

据说，愧园主人原先是做谏官。谏官的责任是向皇帝提出劝告。皇帝身边有九个谏官。皇帝规定每个谏官每天必须向他提出一条劝告，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这样皇帝就可以对大臣们说：“瞧，我每天要接受九条劝告，每年要接受三千二百八十五条劝告，像我这样从谏如流的皇帝太难找了。”愧园主人便得和其他谏官一样，每天仔细琢磨出一条皇帝能够接受的劝告。他们当然有经验，知道皇帝能够接受什么。他们提出的劝告一般是：“陛下，您龙袍上的龙须应该绣得再长两分，这样更神气些。”“陛下，您中午吃的一盘炒鸡蛋只用了五十五个鸡蛋，应该再加一个，双数吉祥些。”如此等等。所以，愧园主人顺利、安全地干了几十年，一直到辞职回家。他



给自家庭园题了“无愧园”，来概括他一生的成功。

就在题字的当天晚上，他到园中散步。走过井台旁，忽听井中起了一阵响动，像泉声幽咽，又像有人在叹气。他有点儿害怕，但又忍不住要去看。

黑夜里，井中却并不昏暗。可以看见井水显得紧张不安，微微起伏，像呼吸着的胸脯。井水浑了又清，清了又浑，如此三次，便从一下子变得很深的井底浮现出一对眼睛。这对眼睛忽大忽小，时而像是很近，时而像是很远。

愧园主人觉得这眼睛很熟悉……他曾有过一个年轻的同僚——第十个谏官。这年轻人第一天见到皇帝就提了这么一条劝告：“陛下，最好能改改规矩，如果有比龙袍、鸡蛋什么的对您更有好处的劝告，每天听一百条也别嫌多；如果只有龙袍论、鸡蛋论，那么一条不听也不要紧。”皇帝听了，回答说：“我也给你一个劝告，如果你没有备用的脑袋，最好仔细些，要爱护它。”

年轻人又说：“如果您确实知道一个人没有两个脑袋，那就不要随便砍别人的脑袋。”这已是他在一天内向皇帝提出的第二条劝告了，所以尽管皇帝明知他的脑袋并不多，还是给他砍掉了唯一的一个，要按规矩办……

这时，那第十个谏官的眼睛直直地、一眨不眨地盯着愧园主人……

这老人轻松安逸的心境被全部破坏了。他衰老得更快。终于病倒，最后决定在原来的园名上去掉一个字。



十年前,我住进了愧园。镇上见我画得有了些名气,就让我在这儿办了一家书画社。我很喜欢这里的环境。那是个多云的夏夜,星月朦胧,闪闪烁烁的萤火便显得耀眼。我想去看夜色中的白荷。路过那口井时,我看了它一眼,仿佛听见什么,顿时想起怪异的传说。于是不由自主地去井边窥望……啊,井水真的在微微涌动……变浑,又变清……

眼睛!我真的看见了井中的眼睛。很熟悉的,直直地盯着我。这是我的老师,指点我学画的老师呀。当他被人们当坏人看待时,我不敢说出他是我的老师,不敢去看他,甚至当后来冤案大白时,我还是不敢去看他,因为羞于以前的行为。老师不久去世了,我只去看了他的墓碑……可此时,老师的眼睛从井中直直地盯着我!

十年来,井中的眼睛出现过九回。你瞧,我抖得厉害吧,这是预感,今晚又将是一回! ……

正说着,小绿终于听见叔叔的呼喊,便答应着跑了出去。

业余导游气得要命!“班船早就开走了,为了你,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浪费一夜了!”

“怎么是浪费呢?”小绿不服气,“晚上可以看眼睛呀。”

“什么,眼睛?”

小绿便把听来的一切复述一遍。

没人相信他。

但反正晚上走不掉,不妨去看看愧园夜景,可以顺便到井边转一转,那井多少有些传奇色彩嘛。



旅游团便在愧园招待所留宿。

当天晚上，团员们在愧园里看到了萤火，看到了夜色中的白荷，居然也看到了——眼睛。

在同一个井口，各有所见：

医生见到的眼睛，属于被他误诊的病人；

赌徒见到的眼睛，属于被他的赢钱导致跳楼的赌友；

女青年甲在井中看到了女青年乙，女青年乙在井中看到了女青年甲，因为她们虽然常在一起，形同手足，但在背地里都说过对方的坏话；

那“诗人”见到的是外国眼睛，他心里清楚，那是普希金的，因为他唯一得以发表的作品是从《普希金抒情诗选》中抄来的……

另外一些颇有自知之明的团员再不敢去井口张望了。

但回到招待所以后，在他们的脸盆里，茶杯里，甚至痰盂里，都难以避免地出现了他们所熟悉的眼睛。

只有小绿，没有看到眼睛。他还是个孩子，还没有对不起人的经历。

神秘的愧园门口，有一副由那位中年书画家撰写的对联：

似镜双睛清井底

如烟一梦白荷中